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春秋集傳詳說卷七

詳校官鴻臚寺少卿臣梁景陽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覆校官博士臣劉光第

校對官助教臣汪錫魁

謄録監生臣黄佑

春秋集傳詳說卷七

宋 家鉉翁 撰

莊公下 惠王六年齊桓公十五年

二十三年春公至自齊

公羊於其納幣也曰納幣不書此何以書親納幣非禮也又及是又曰桓之盟不致此何以致危之也何危爾公一陳佗也何休注公之納幣實以為淫不譏喪娶而譏納幣舉淫為重也又曰公如齊淫與陳佗相

似故危之公羊之説必有所授納幣猶曰為強國屈觀社則淫矣父沒於齊而子不戒其不為陳佗者幸而免耳是以再出而再至

祭叔來聘

隱元年祭伯來非王命也是以譏其外交此祭叔之來書來聘必有使之來者非王使之而誰使與祭伯之來辭若同而義則異何休以為不與天子下聘淫人近之矣魯莊春而如齊納幣自齊來返夏又如齊

觀社中間祭叔下聘威顏咫尺如在其上而彼不知怍也春秋以淫人之辱王命是故不書王使若祭叔之自來與

夏公如齊觀社公至自齊

穀梁以是行為尸女尸之云者盛其車華其服炫惑婦人而蠱其心要其從已是之謂無別春秋書以責之納幣未幾而以觀社再出此誨淫也濡染其母需漬厥舅有自來矣使桓公管子伸其霸討執而歸之

周執曰不然桓亦弗克自檢其能以此律人乎公羊謂魯莊之為陳佗殆有深意

荆人來聘

荆始書人為公穀之學者皆以為春秋因其慕義來聘進之而書人愚以為春秋之外楚為其僭王大號而外之非無其事而直鄙遠之也況自比歲入蔡侵鄭漸肆憑陵春秋憂之方深必不以其一來聘於魯遂進之同於中國之諸侯此說其未然歟且春秋之

待楚乃帝王待要荒之道叛而威之服而柔之内外之辨截乎其不相干未聞進要荒於侯甸而齊内外之辨者也是聘也杜元凱謂不書荆子使某來聘者君臣同辭始通未成其為禮也乃若書荆書楚書楚人書楚子每書輙異者著其漸盛與中國爭衡非進之也聖人固樂於與人為善楚方憑陵諸夏無一善之可録以為春秋進之殆不然也義又見僖元年楚人伐鄭文九年楚

子使椒來聘

公及齊侯遇于穀

自入春秋諸侯有遇禮略去繁文共圖國政遇之善者也今魯莊之為此遇繼納幣覲社而書著其急於得偶而求之惟恐其未至也說者謂穀之遇齊人要魯以盟而後與之為昏故是歲冬復為扈之盟明年乃以姜氏歸孟子謂無羞惡之心非人也其莊公之謂歟或曰如強弱弗敵何曰齊桓之始入柯之末盟魯未嘗一往會齊亦無責乎魯意者齊桓猶知義之

所在念其父讐未雪而不敢責之以常人之禮及高傒來盟以大夫伉君公反因是而納幣以請昏焉齊人愈傲而公愈卑自是受欺於齊益甚蓋有以自取矣

蕭叔朝公

穀梁曰蕭叔微國之君未爵命者其不言來於外也朝于廟正也於外非正也蕭叔本來朝于魯因公為穀之遇就而朝焉朝者受者皆非也魯莊皇皇乎艷

治之求何暇問禮春秋書之責之也

秋丹桓宫楹義并見下刻桓宫桷

冬十有一月曹伯射姑卒

十有二月甲寅公會齊侯盟于扈義見上穀之遇

二十有四年春王三月刻桓宫桷

鳥獸知有母而不知有父人知有父而復泝其父之從出而知有祖焉有曾焉有高焉又泝其祖曾高之所從出而有始祖焉皆為之廟以祀之聖人因為之

制宗廟祀享之禮自天子至諸侯公卿大夫士隆殺有等夫然後盡於禮不以踰禮而為榮也不以僭禮而為孝也今莊公忘父之讐徇母之欲娶讐女以為夫人知有母而不知有父既又自知其非丹桓宮之楹而刻其桷欲以盖其無父之愧不思廟有常制獨丹桓宮之楹而刻其桷是悖禮也以悖禮施之親廟不足以榮其親適足以悖其祖知有母而不知有父無父也隆於其父而薄於其祖無祖也無父無祖禽

獸之道也是以春秋書丹桓宫楹刻桓宫桷以見五廟並列而桓廟獨以丹飾以著莊公無祖之罪欲救無父之過而無祖矣

葬曹莊公

夏公如齊逆女秋公至自齊八月丁丑夫人姜氏入

穀梁曰親迎常事也不志此其志不正其親迎於齊也秋公至自齊先至非正也八月丁丑夫人姜氏入入者内弗受也宗廟弗受也娶讐人子弟以薦舍於

前其義不可受也穀梁得之矣夫親迎禮也魯莊親迎讐國則禮之悖也公與夫人偕至而見于廟禮也今公以七月至而夫人姜氏八月乃入倡而不和行而不隨則禮之悖也自納幣于始至用幣于卒春秋備書以責之彼愚婦人何責哉彼魯莊亦何責哉實備書以責齊桓也桓為盟主方將秉法以示諸夏謂魯莊不當請昏襄女則明義以斥絶之孰曰不然苟欲鎮撫魯國而許之以昏則當謹於用禮飭齊女以

行婦道毋使為二國羞今也不然納幣未幾要以觀社觀社未幾而有較之遇扈之盟最後逆女姜乃不與公偕歸是孰使之然哉不責之齊桓而誰責之哉及哀姜驕淫不婦通于二叔以害兩君然後取而戮之亦云晚矣愚故謂春秋有責齊桓也

戊寅大夫宗婦覿用幣

不書入而見于廟書大夫宗婦覿用幣何哉入而見于廟者常也大夫宗婦覿而用幣者非禮之常蓋失

禮也或謂其娶讐女而歸不敢以見于廟彼丹楹刻桷崇奢麗以誇示讐女何以能知愧而不使見于廟乎穀梁之云謂宗廟有弗受焉爾禮夫人至大夫有見禮今書失禮則以大夫宗婦之俱見俱用幣而譏其無别耳御孫以男女同贄爲無别不但用贄之無别俱覿尤爲不可葢宗婦者大夫之妻與大夫俱見春秋所以爲譏也

大水

冬戎侵曹曹羈出奔陳赤歸于曹

公羊以羈為曹大夫戎來侵諫於君毋自敵三諫不從而去考之經似不然也賈逵謂羈是曹君赤乃戎之外孫戎侵曹逐羈而立赤必有所本今從之先君既葬而不稱爵者微弱不能自定故也劉氏意林曹羈出奔陳赤歸于曹赤之為赤與鄭突無以異突因宋赤因戎皆奪其君然而春秋一貶之無上下之異者春秋治治不治亂者也使鄭忽曹羈事親而孝為

上而禮在喪而哀將事而恭大夫順之國人信之雖有宋戎之衆突赤之孽何緣而起劉氏之論正矣然謂春秋一貶之無上下之異者似未然也忽與羈皆繫之於國以其爲當立者也突挾亂臣赤挾戎皆去其公子之號所以誅也

郭公

公穀以爲郭國之君名赤外歸于曹其義不通先儒引齊桓問郭何以亡父老對善善不能用惡惡不能

去是以亡事與時實相近然必有闕誤不容強通

二十有五年春陳侯使女叔來聘

左氏曰始結陳好也嘉之故不名註曰原仲季友之舊也季友相魯女叔相陳二人有舊故春而女叔來聘冬而季友報聘以為交聘之始故書然前此諸侯使之來魯未必無報聘而春秋皆略之不書今女叔之來季友之往獨得書者著人臣無外交原季以私相善之故而假公聘以為私會其後又以葬原仲而

出於朋友之道則盡於人臣之義則非春秋防微杜漸故不與也然原仲女叔為名為字有不容辨以是為褒貶則鑿矣義又見二十七年季友如陳葬原仲

夏五月癸丑衛侯朔卒

朔以篡兄而立既為國人所逐復與叛黨共敗王師以返其國周之叛侯也去葬所以討

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

左氏周正之說至是亦不能守之矣以周正而言此

六月乃夏正四月正陽之月也而左氏乃云唯正月之朔慝未作日有食之於是用幣于社伐鼓于朝明是月非正陽之月也杜氏求以通周正之說乃云以長歷推此乃七月朔置閏失所故致月錯夫左氏豈為歷之有誤而為此說彼以是月非正陽之月而用正陽之禮是以譏耳愚以是觀益知春秋行夏之時王正月非周正審矣然救日而鼓以充陽也夏書季秋月朔辰弗集于房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此季秋

日食而舉行舊典初不專在正陽之月左傳謂唯正月之食而後舉行亦僻說耳穀梁曰鼓禮也用牲非禮也天子設鼓五諸侯三大夫擊門士擊柝皆所以充其陽充陽之說有得於古者救日之意春秋於此年及文十五年兩書皆同者譏不鼓于朝而鼓于社又用牲為失禮也雖然伐鼓用牲乃救日之常典有司之事也天子諸侯因天災見異而講求缺失思所以上答天譴有實政在非徒治其禮文之常而已也

春秋於夏日食書鼓用牲于社於秋大水書鼓用牲于社于門譏實政不講僅從事於有司之常典也義又見文十五年六月日食

伯姬歸于杞

杜註不書逆女逆者微也杞小國自應遣命卿盖舊史缺書耳

秋大水鼓用牲于社于門

穀梁曰既戒鼓而駭衆用牲可以巳矣救日以鼓兵

救水以鼓衆左氏謂凡天災有幣無牲非日月之眚不鼓愚謂日月之眚天以此示象於人有救而無祈也鼓于朝救日之禮也若夫水旱之災則必有祈祈則必以牲雲漢之詩曰靡神不舉靡愛斯牲水旱用牲其來逺矣救水而鼓衆則鼓以警衆共治捍防之事公穀所言是矣救日之鼓與救水而鼓事雖近而義不同

冬公子友如陳義見今春女叔來聘

二十有六年春公伐戎夏公至自伐戎

伐戎以報濟西之役也木訥以其與曹殺大夫聯書遂為之說曰為曹伐也前年曹羈奔陳及陳女叔來聘言必有以及於羈也故公子友如陳報聘而遂伐戎為曹可知矣公甫至自伐戎而曹遂殺其大夫是戎必有辭于曹曹殺其大夫以說戎且以塞魯之辭木訥之於春秋好揣摩傅會以為之說此類是也陳使大夫來聘於魯何關於曹魯也有戎患不得已而

伐之非其力之有餘而為曹伐也學者生乎數千載之後即傳以求經猶恐傳之未信何必鑿空而為說當時無此事聖經無此旨科塲師以穿鑿為新奇最說經之大病

曹殺其大夫殺大夫始見

凡殺大夫皆譏專殺也葵丘之會曰無專殺大夫此周家盛時法制而襄王舉之於會以訓飭諸侯者也諸侯與其卿大夫雖有君臣之分皆王臣也故其命

上大夫必請於王有罪當殺亦必稟命於王不得專也自東遷諸侯既專命卿大夫而復專殺之無王也凡書殺大夫有稱國以殺者有稱人以殺者稱國以殺者十之八九大率皆譏專殺而復有殺無罪者焉殺有功者焉殺直諫者焉隨事而觀可以得聖人之意此曹殺其大夫不惟譏其專殺又誅其濫殺曹赤挾戎援以簒兄之國又挾戎威以去兄之黨所殺者必皆無罪而又不止一人是以佚其姓名魯史官聞

其事而書之不得其姓名是以闕之耳吁蕞爾小國挾戎援以簒其兄而又殺人不忌齊桓坐視而莫之討其有憚於戎歟殺大夫不名又見僖二十五年文七年八年

秋公會宋人齊人伐徐

劉氏意林曰伐徐小事也而亂王者之制諸侯不得專征是以屬之方伯連帥令齊為霸而使宋主兵則是人自為政與諸侯無霸奚異劉說固善但先宋後齊乃春秋所以責備霸者非齊人諉宋人以主此兵

也胡氏謂魯自伯禽以來世有徐戎之患今春伐戎秋伐徐必戎與徐表裏為病於魯魯請於齊宋而伐之耳愚謂齊為霸而以宋先之者貶也是時戎侵曹逐其嗣子納亡公子為君戎之不忌甚矣齊不能討乃為魯出師伐徐緩其所當急是故不與之以霸討而以宋先齊

冬十有二月癸亥朔日有食之

二十有七年春公會杞伯姬于洮

杜氏以伯姬為莊公之女即二十五年歸于杞者陸氏謂春秋時有子叔姬者三皆時君之女稱子者以別先君之子公穀以為同母姊妹非也則此伯姬未必是莊公之女藉是莊女于洮亦非歸寧之地安有女子來寧父母疾驅於通道大都略無所禁忌者乎

春秋書公會杞伯姬于洮非歸寧之義也義又見冬杞伯姬來

夏六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鄭伯同盟于幽義已見十六年

十六年于幽之會始書同盟至是再會于幽復書同

盟穀梁曰同尊周也於是而後授之諸侯盖春秋嘉齊桓霸業之始成善其得衆而許之以同盟也是會也陳鄭始服不討而服服之上也或曰前此會者九國而書同盟宜也今會者纔五國亦書同盟何哉曰聖門所以許齊桓為其合諸侯不以兵革庶幾以德服人者不為其甲兵盛強小大畢至而後許之以同也不然異時有合十八國之君以甲車四千乘誇示諸侯而霸業自是日衰者烏在其為衆乎

秋公子友如陳葬原仲

或曰前此人臣外交如祭伯之來尹氏之赴春秋雖有譏而不書所以來之故今季友如陳直書葬原仲春秋其許之以不遺故舊是故直書其事以垂訓於後歟曰子可謂善問矣君臣之分朋友之義皆人之大倫而於用禮之際有當隨事而為之權衡者此類是也季友與原仲有舊前此原仲來魯季友報聘假公事而為私行春秋猶有譏焉今原仲死季友躬如

陳會其葬身為魯大夫有官守焉而越國以會交游之葬春秋之所不與也然以其篤於倫類之愛故直書其事曰此為葬原仲而出雖微取其不遺故舊實深貶其越國會葬此春秋意也縣子所謂古大夫束脩之問不出境正為居位之大夫而言今大夫交政於中國如原仲季友猶曰交游之情死喪之戚有不容自已比至衰世人臣外交强國歸而脅制其君犯上作亂靡不畢為禍亂之原實兆於此是故春秋謹

之

冬杞伯姬來義已見今年春

前會于洮公與伯姬特為此會也歸未幾日復為此來書杞伯姬來非所當來而來者也女歸寧父母常事不書惟其來之不以禮是故一歲而再書然則伯姬非魯莊之女亦明矣

莒慶來逆叔姬

杜氏以叔姬為莊公女莒慶自為逆愚竊疑之宣公

挾齊之援以篡魯國事齊無所不至最後齊侯止公而為高固求婚魯人以為大辱莒小國也慶莒之卿而娶時君之女又云其與公伉禮其無是乎蓋叔姬必非莊公之女莒慶自為逆其事猶在可疑耳

杞伯來朝

杞二王後爵惟上公桓二年書杞侯來朝公穀以杞為紀至是乃書杞伯杜氏范氏皆以為時王黜之無明證也此亦文之闕誤不必深辨義見綱領明五始

公會齊侯于城濮

二十有八年春王三月甲寅齊人伐衛衛人及齊人戰衛人敗績（及戰之例）

或曰案左傳王使召伯廖賜齊侯命使之伐衛討其立子頹也則齊桓此伐奉王命以討諸侯之有罪者而春秋書曰齊人伐衛衛人及齊人戰不與齊桓以奉王命而伸霸討何哉曰立子頹者衛侯朔也朔之罪甚大齊不能討王弗及朔之尚存而命之以討今

歷十年其身巳死而致伐於其子非刑也曰若爾則其責在王令方伯與罪人皆以人稱何哉曰朔之存也嘗預齊桓會盟桓庇之而不討今其嗣子不預於後幽之盟齊是以伐之盖受命於朔未死之前至是激以私憾始克往伐故公穀皆以衛為無罪左傳又謂桓公奉命而往取賂而還故不為春秋所與是以有貶以是而觀則春秋人齊之意可見矣○及戰之例公羊謂春秋伐者為客被伐者為主故是役也以

衛主戰以衛為無罪然僖十八年春秋書宋曹衛邾伐齊宋師及齊師戰于甗則伐者為主被伐者為客公羊又以為春秋與宋襄之能討齊亂是故以宋為及其意以及戰為春秋所與此亦公羊氏一家之說耳嘗考之經此一及字或著之客或繫之主初未嘗立為一定之例楚人侵伐中原晉及之戰晉以盟主而為主也蔡侯吳子伐楚及楚人戰則蔡吳又以客而為主蹟家又謂城濮鄢陵與邲外楚而內晉柏舉

内蔡而外楚則又以内外而為及鄭氏謂凡書及戰所以别異客主不施之直與不直直與不直自在事也此論校諸説為通愚以當時事考之有以客而為及者有以主而為及者義繫於一時之事襃貶予奪初不在是也如衛之及戰以其不受齊討而與之戰是以書衛為及如宋之及戰宋自以受託孤之寄帥師而往志在納君是以書宋為及如城濮之戰晉文志在救宋郤楚仗義而前不使晉主戰將使誰主之

乎又如柏舉之戰春秋書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大其伐楚之功而特書以奬之謂春秋不與蔡侯其可乎而近代諸儒專以及戰為主戰者皆非春秋之所與每有及戰曲為之說以求其可貶之罪如城濮柏舉二三大戰義正辭直春秋無貶而乃傍採傳辭變亂曲直以合於主戰之例其所見之頗歟其為私意而發歟故既述之綱領復隨事辨明盖以所關者大不容已於言也

夏四月丁未邾子瑣卒

秋荆伐鄭公會齊人宋人救鄭

或曰先儒謂書救未有不善者此書救善齊桓之能救也公自行必齊桓宋公之皆在而春秋書人何哉曰此與其救而譏其救之不力也楚窺中國久矣至是使其令尹子元帥車六百乘伐鄭入于桔柣之門隘其外郛及於逵市鄭將奔桐丘楚兵退乃止鄭之危甚矣齊宋魯救之未至而楚去盖以虚聲却敵者

也使子元稍為持久則鄭棄其國而存亡未可知也

故春秋書人以譏救之不力○凡救有二强國侵暴

諸侯盟主興師救之救之正也諸侯敗賢黨惡盟主

伐同惡救之救之逆也推此義以觀庶得聖人之意

若盟主之救同惡之救槩以為善曲為說以通之則

是否紛錯失聖人脩經之本旨義又見僖二十八年

楚救衛襄十年楚救鄭○齊桓公霸之盛者推亡固

存霸政之所先也經見凡五此救鄭其始救也閔元

年僖元年兩救邢六年伐鄭移師救許十五年會諸侯盟牡丘命諸大夫救徐蓋孳孳以救為務者桓公之本心也然其再救邢也以三國之師而次于聶北其救徐也以八國之師而次于匡救而書次則譏其救之緩也不書師而書人則譏其師少而救之不力也春秋雖善其能救復譏其緩而不力此責備霸者之道耳至如名陵之師本以救鄭而不以救書為其關乎天下之盛衰一救不足以盡之亦猶晉文公城

漢之後本以救宋而不以救書亦為其關乎天下之盛衰一救不足以盡之此春秋書救不書救之大略也

冬築郿

冬而築時也時則不書此何以書為歳無麥禾而興作不急之役所以譏也

大無麥禾

蘇氏曰是歳未嘗有水旱螟蟲之災而書大無麥禾

何也劉向春秋說曰土氣不養稼穡不成也沈約宋志言吳孫皓時書有之苗稼豐美而實不成百姓以飢合境皆然連歲不已此則所謂大無麥禾也此以天災而釋其義也愚案是歲春秋不書饑饉螽螟至歲終而書大無麥禾譏在人事也莊公外事興作内煽浮淫費用無度至歲終會計所儲麥禾盡缺是以春秋書大無麥禾以著規戒書大無云者非天時使然由人事之不飭也

臧孫辰告糴于齊

公羊曰請糴也何以不稱使以為臧孫之私行也曷以為臧孫之私行君子之為國也必有三年之委一年不熟告糴譏也穀梁亦曰古者税什一豐年補敗不外求而上下皆足也雖累凶年民弗病也一年不艾而百姓饑君子非之不言如為内諱也其意謂春秋為魯諱告糴故臧孫之出不書如齊若臧孫自以其私而為此行愚以為諸侯無粟諸侯相歸粟亦事

理之當然魯無麥禾告糴同盟之國春秋何諱乎內大夫出使例不言使不必以此為異書臧孫告糴于齊見魯人畀辭有求亦以善齊人之能恤災也春秋始年禮義消亡國自為計無救災恤患之心齊桓公起奬俗頓革臧孫告糴必桓公許之而後往故異時會于葵丘申遏糴之禁其善意已兆於此時矣春秋書以嘉之

二十有九年春新延廐

新延廐傳曰新作延廐延廐云者廐之名也或曰新
其舊而又延廣之義亦通榖梁曰延廐法廐也其言
新有故也有故則何以書古之君人者必時視民之
所勤民勤於力則功築罕民勤於財則貢賦少民勤
於食則百事廢冬築郿春新延廐以其用民力為已
悉矣公羊曰脩舊不書此何以書譏凶年不脩皆得
春秋之意

夏鄭人侵許

許與鄭為讐國許不能伸復讐之義更為鄭所侵書鄭人侵許責鄭也是時桓公霸諸侯而鄭猶侵許者許未預於會盟故也

秋有蜚

隱元年左傳曰有蜚不為災杜註以為負蠜疏引郭璞云蜚即負盤洪範五行傳云蜚南方之物越之所生其為蟲臭惡能害人又云詩草蟲負蠜歳時常有非災蟲也以為負盤者是負蠜乃傳録之誤劉原父

曰蜚狀若牛而白首一目蛇尾行水則竭行草則死見則國大疫與傳注所言盖兩物也原父之學亦博矣

冬十有二月紀叔姬卒

滅國不葬此以賢叔姬故特書葬娣媵不葬此以賢叔姬故與伯姬俱得葬春秋以叔姬秉節守義不為國亡而變其所守特録之以垂訓於後世耳嗟夫以此防民猶有儷體宸居國亡不能死委身以事執如

晉之惠后者可為痛哭流涕者矣

城諸及防

左氏以為書時非也魯國比歲凶饑而莊公輕於用民力不惟城一邑而又併城二邑故雖時而必書所以譏也

三十年春王正月

夏師次于成

趙子曰魯蓋欲會齊圍鄣至成待命聞鄣已降故不

行耳然疑事無質但當存而勿觧穀梁曰次止也有畏也欲救郚而不能不言公恥不能救郚遇以趙說為然魯必不敢與齊爭郚

秋七月齊人降鄣

公羊以鄣為紀之遺邑杜氏以為附庸啖子曰鄣者小國不言伐而言降脅而降之也齊魯圍郕郕降於齊師降於力既屈之後此書齊人降鄣畏威而降降於兵未加之前其為降一也但郕雖降而猶存其後

復見鄣則不復見矣是時紀亡近三十年遺邑必無存者啖子以為小國是也此盖滅國之異名春秋書以貶之

八月癸亥葬紀叔姬

九月庚午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

冬公及齊侯遇于魯濟

傳以為謀伐山戎彼計巳定何事於謀許氏謂齊桓伐郰伐鄭伐徐皆以宋人主兵而伐衛伐戎皆先與

魯公為會為遇以謀之以是知齊桓用人之能以為能愚謂齊桓謙恭不伐誠有足稱但以宋主兵前後三四則譏其狗人伐國師出無名不與之以霸討故序之宋下遇于魯濟會于城濮魯莊因其出而佚之於途耳齊桓玩莊如嬰兒不從之謀也

齊人伐山戎

穀梁曰桓内無因國外無從諸侯而越千里之險北伐山戎危之也則非之乎善之也何善乎爾燕周之

分子也職貢不至則山戎為之伐矣愚謂當齊桓之始霸為中國患者楚也山戎不聞為中國患桓以其病燕而伐之戎之病燕無甚於楚之病鄭桓未能伸大義於楚而遠伐山戎亦非當務之急也此齊侯自出而書齊人伐山戎譏也

三十有一年春築臺于郎

凡築臺與囿不以時不時皆譏也是歲三築臺三見書重譏之也公羊于郎之築曰臨民之所漱浣于薛

之築曰遠也于秦曰臨國也國者槩國中而言宗廟社稷在焉故也何休註曰天子有靈臺以候天地諸侯有時臺以候四時登高望遠人情之所樂動而無益於民雖樂不為也莊公暮年驕恣尤甚天災見於上歲比不登而或新或城或築無虛歲今又以三築臺見書其違禮敗度可以想見魯之衰實由莊公始

夏四月薛伯卒

築臺于薛義見上于郎

六月齊侯來獻戎捷

左傳曰諸侯有四裔之功則獻于王王以警于裔諸侯不相遺俘公羊曰齊大國也曷為親來獻戎捷威我也其威我柰何旗獲而過我也合二說而觀乃見春秋之意齊為霸伐戎有功當躬獻之于王以展職分之常今乃以俘獲分遺諸侯此不過欲威示同盟之國失其所以為霸之道矣此齊侯使人獻捷于魯書齊侯來獻畀之也楚人獻捷僖公二十一年與此

義異

秋築臺于秦義見上于郎

冬不雨

是歲告旱而三築臺明年春又城小穀譏也與二十八年大無麥禾而築郿書法相類

三十有二年春城小穀

左氏以為魯為管仲而城杜註公感齊桓之德故為管仲城私邑范氏謂小穀魯邑盖齊有穀城魯亦有

穀故左氏之言如此然謂魯公與齊之用事者城其
賜邑揆之人情恐未必然故諸儒多以為疑蓋魯國
所城者小穀非齊之穀冬不雨春而書城譏也

夏宋公齊侯遇于梁丘

前此齊桓偕宋人伐郳伐鄭伐徐春秋皆序齊于宋
之下貶也今遇于梁丘宋公序齊侯上則以爵序與
前日會伐異矣左傳謂齊桓以楚人伐鄭故欲會諸
侯宋公請先見為此遇則是遇也齊宋謀所以捍楚

而救鄭者霸主能虚已以求人宋公能悉力以輔霸故春秋特以爵序以彰齊桓謙恭盡下之美其後諸侯之師先救邢存衛郤狄然後出大師以臨楚而中國之威伸矣葢定計於蔽遇之時若宋桓公者其亦深思遠慮之人乎

秋七月癸巳公子牙卒

公羊曰何以不稱弟殺也殺則曷為不言刺為季子諱殺也莊公病將死名季子季子至而授之以國政

曰寡人即不起吾將焉致乎魯國季子曰般也存君何憂焉公曰庸得若是乎牙謂我曰魯一生一及君已知之矣慶父也存季子曰夫何敢是將為亂乎俄而弒械成季子酖之君親無將將而誅焉然則善之與曰然曰殺世子母弟直稱君者甚之也季子殺母兄何善爾誅不得辟兄君臣之義也案左氏公疾問後於叔牙對曰慶父材季子使以君命酖牙辭簡略不能盡當時之事公羊所言者其實也愚嘗有疑於

此夫誅不得辟兄曰君臣之義也然罪有首從謀篡魯國者慶父其首也為之言於公而圖謀非望者牙也其從也今季友殺然以牙為戮而置慶父於不問彼謂殺牙則可杜慶父之姦乎抑亦以其權盛而莫如之何也使季友當君之尚存暴慶父之罪縱不殺亦當逐而遠之併其黨類而奔之則魯國可無後日之禍而般之位定矣今酖牙而存慶父吾不知其用意果何如也春秋於公子牙之死不以刺書惟曰公

子牙卒意其在是歟

八月癸亥公薨于路寢

冬十月己未子般卒公子慶父如齊

魯莊驕盈不君晚歳滋甚得沒牖下幸矣身雖倖免二子卒不免焉二南之詩周公所以造周而基王業也子孫不令隆於齊女以此殺身以此禍子孫三綱埽地幾危魯國桓與莊也真周公魯公之罪人哉季友身受託孤之寄不能以死奉般立未幾日乃為慶

父所斃復與慶父俱奔異國慶如齊將以求其所大欲友適陳此不過為避禍計耳託六尺之孤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不可奪者顧如是乎春秋書子般卒公子慶父如齊責魯國臣子以討賊之義也捨季友而誰責乎

狄伐邢

春秋集傳詳說卷七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春秋集傳詳說卷八九

詳校官鴻臚寺少卿臣梁景陽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覆校官博士臣劉光第

校對官助教臣汪錫魁

謄録貢生臣徐廷瑛

春秋集傳詳說卷八

宋 家鉉翁 撰

閔公名開一名啓方莊公子母叔姜以惠王十六年立是歲齊桓公二十三年

元年春王正月不書即位

公穀皆以為繼弒君不言即位其說曰親之非父也尊之非君也繼之如君父者受國焉耳此論不為不正然春秋不書即位之意隨事而見不可執一例而求也閔公所以不書即位直以其非嫡非長越次而

立是以削其即位非爲繼弒而不書也何以言之子般者莊之太子雖非嫡夫人之子而受命於其父其立也未爲無所禀般而見弒魯之大臣當以莊公諸子之長者聞於王朝請所以立今也驟扳幼子而授之以國以其爲齊之甥奉桓公意而立之其立非正也春秋不書即位端以是故及閔見弒魯大臣復不禀命於王扳僖而授之以國由成風私事季友友乘般啟後先見弒擁僖以爲君既非父命亦非王命春秋

是以亦削其即位而不書與閔之不書同義及文公之立乃書即位者不惟受命於父王實命之耳文元年王使叔服會僖公葬又使毛伯來錫公命既葬其父復命其子以君嘗此受命於王而得立春秋與之以即位者也及成公立八年而後得錫命為其少也故久而後錫其餘雖無王命而以父命得立春秋皆與之以即位惟昭公之立上無王命下無父命而春秋特書即位者是有深意不容以例言也義見昭元年

齊人救邢 救國義已見莊二十八年救鄭

或曰莊二十八年荊伐鄭春秋書公會齊人宋人救鄭今狄伐邢春秋書齊人救邢夫救事之善者也而皆人之春秋其有譏乎曰然春秋之於救也善其救之力而每譏其救之緩前日齊侯率二國救鄭救之緩鄭幾亡今邢有狄難齊能救之春秋所與也而救之不力又春秋所譏也狄在當時雖其類甚繁然非若荊楚之盛強所以敢於憑陵諸夏正以方伯連帥

未有能明義感兵一大創治之耳自齊桓之興狄宜知所憚而睥睨邢衛將為必取之計桓以偏師具文而往何能使之震讋而遠遁故自是狄蹶邢覆衛肆其禍賊乃已及二國既亡然後為之遷為之城曷若救之於狄患方至之始乎是故春秋譏其救之不力

夏六月辛酉葬我君莊公

秋八月公及齊侯盟于落姑季子來歸

案左氏請復季友也齊侯許之使召諸陳公次于郎

以待之是時閔公幼諸大夫從國人之望請復之耳
木訥謂左氏先書季友奔陳今乃云請于齊而復之
為前後相反以為因落姑之盟與季子來歸文相連
屬左氏强合之木訥好排左氏而當時事實不容盡
廢也葢閔公之立慶父在齊季友在陳皆無所預實
諸大夫奉齊意而立之既又從國人之望請於齊桓
而復季友必請於齊桓者以慶父在齊懼其以讒說
先入故也季友不得齊桓之召亦安敢遽歸故落姑

朝盟而季子暮至此諸大夫從國人之望請於齊而復之何疑木訥以為慶父順國人之欲而復之非也閔公之立非慶父哀姜之意故作難於後孰謂慶父而能請復季子乎或曰慶父之入當在何時而齊仲孫之來已有不去慶父魯難未已之語乎曰經傳不載愚竊意齊桓因季子之歸亦遣慶父自齊還魯並執國政其在此時乎慶父之奔也春秋書之其歸也不書惡其歸也季友之奔也春秋不書其歸也書之

喜其歸也是故特書閔公初年齊魯之三大夫皆字而不名季子也仲孫也高子也此諸侯大夫書字之著者也然不可執此為例

冬齊仲孫來

公穀皆以仲孫為慶父繫之齊者外之也左氏以為齊遣其大夫來省魯難且具載仲孫與齊桓相酬答之語藹然仁人之言魯國實受其賜是以春秋嘉之字而不名左氏所紀者乃其實也仲孫之來不稱齊

使以齊桓本使之因事覘國而非有省難恤鄰之實心是故不以使書而仲孫秉義據正導其君於善以存魯國是故嘉之而不名與季子高子皆以字書此出於聖人之特筆非因乎舊史者也

二年春王正月齊人遷陽

齊桓遷邢遷衛義也為其有狄難輔而遷之别擇善地以為之國都霸者之所得為也遷陽事不見於傳以書法而觀亦宋人遷宿之類盖遷小國以為彼之

附庸并兼之異名春秋所惡書以貶之曰降曰遷強其所不欲之辭也或曰許其霸而屢貶之何哉曰責備賢者之道也

夏五月乙酉吉禘于莊公

公羊曰言吉者未可以吉也曷為未可以吉未三年也杜氏曰三年喪畢致新死者之主于廟廟之遠主遷入祧廟於是大祭於大廟以審昭穆謂之禘莊公之喪未除時別立廟而吉祭又不於大廟故書以示

譏愚謂此一書而再譏者也禘必除喪而後舉行今未除喪而禘故曰吉禘言未可以吉而吉公羊之說是也又禘禮當舉行於太祖廟今禘於莊公將屈太祖羣廟而就莊公以行禮乎則為屈尊從卑悖於禮者也若特禘於莊而不及太祖羣廟烏在其為審禘昭穆乎此又失禮中之失禮春秋所譏其在是矣若夫以諸侯而用天子之禮魯國行之已久春秋至此有不暇譏而聖門平日議論亟言其不可者也禘之

為說鄭康成所言與趙伯循不同康成謂天子諸侯皆有禘禮趙伯循引大傳為證則禘非諸侯禮特魯以成王之賜而僭用之耳木訥著論謂禘有二有郊禘之禘有禘祫之禘郊禘直郊天耳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此謂郊禘非祫禘也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天也不然禘祫之禘安得配侑之禮哉又曰諸儒不稽禘祫之義謬曰天子則禘諸侯不得用禘諸侯固不得郊禘而禘祫則宗廟之祭天

子諸侯同之三年一祫五年一禘常典也若曰諸侯得祫不得禘則諸侯當間廢一祭天子當禘不當祫則天子亦間廢一祭是天子諸侯五年始一祭也此皆木訥之説使木訥别有援據以為之説則可以自異於諸儒其所言亦只本之鄭氏鄭氏每以讖釋經亦未足多據也夫大傳曰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鄭注謂大祭曰禘大祭其先祖所由生謂郊祀天也王者之先祖皆感太微五帝之

精以生皆用正歲之正月郊祭之孝經郊祀后稷以配天配感生帝也此本之讖緯周人木德配靈威仰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配五帝也木訥所謂郊天而禘其祖之所自出以配天者本諸此也此合郊禘而為一者也趙伯循之說則不然其言曰禘王者之大祭王者既立始祖之廟又推始祖所自出之帝祀之於始祖之廟而以始祖配之虞夏商周皆然而周家則以后稷為始祖推始祖所自出之帝而祀帝嚳以后稷為之

配此王者之大祭其說以為鄭氏見祭法所說禘在郊上謂禘為郊之大者故其言如此而不知禘自禘郊自郊禘特用之太廟以尊事其始祖之所自出非郊也郊天禘祖自是二事不得合而為一伯循之論既出而康成之言幾於廢豈木訥猶未見之邪只如明堂位所言魯用天子禮樂孟春祠帝于郊季夏禘祀周公于太廟郊之與禘固别而言之豈得并指郊禘為祀天之大禮歟此姑置但木訥謂禘祫之禘天

子諸侯皆得通用愚意其亦本之鄭氏耳鄭王制註云天子諸侯之喪畢合先君之主於祖廟而祭之謂之祫後因以為常夏殷禮四時祭有春礿夏禘秋嘗冬烝周人改之春曰祠夏曰礿以禘為殷祭魯禮三年喪畢而祫于太祖明年春禘于羣廟自是而後五年而再殷祭一祫一禘此鄭注之見於王制者鄭既以大傳不王不禘者為郊天之祀則宗廟之禘郊天之禘兩禘相混而無別木訥之誤亦本諸此耳但謂

天子諸侯三年之喪畢合先君之主於祖廟而祭之謂之祫明年乃禘自是之後五年再殷祭一祫一禘此謂天子諸侯皆有禘祫者因魯禮而言也夫豈周家盛時之禮又如襄十六年穆叔如晉言齊故晉人答以寡君之未禘祀此亦衰世之僭禮魯既僭之而晉亦僭之以為諸侯皆得用禘必非平世之令典不足引為證也若夫不王不禘則禮之大傳乃明證也喪服小記曰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所言與大傳同

而周頌雝篇乃禘于太祖之樂歌其辭曰相維辟公天子穆穆是豈諸侯祖廟所得而歌乎觀乎雝篇而知禘非諸侯所可僭用魯以成王之賜而用之於周公廟耳謂禘為天子諸侯通用之祭斷斷乎非篤論矣子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又曰禘自既灌而往吾不欲觀之大率謂魯之郊禘為僭先儒既辨之審矣愚今所言特以木訥之僻論頗為人惑不得不為之辨郊之與禘乃禮中之大節目亦學者所

宜講也訥又謂天子七廟諸侯五廟太祖之廟百世不毀而三昭三穆二昭二穆之外則迭毀故其外曰壇曰墠三年一祫則合壇墠之鬼而并祭之故曰祫壇墠之外則有所謂配所自出之帝者如商於契周於后稷是也五年則審禘而祭之故曰禘但所自出之祖惟天子得祭之諸侯不得祭也今魯人以周公為始祖而以文王為所自出之祖葢僭禮也如使諸侯而皆得用大禘之禮則姬姓之國皆可以祀文王

異姓之國皆得以推其所自出之祖而祭之大傳不王不禘者幾爲虛語聖人制禮必不若是之無等也論至是諸侯得祫不得禘亦明矣不然别當有諸侯禘祫之禮不僭祀其所自出之帝不歌雝而後可耳餘義見文

二年

秋八月辛丑公薨

閔公之立慶父在齊季友在陳皆無所預實諸大夫奉齊桓意而立之既而季友自陳來歸慶父亦自齊

亟返共執國政其弑般之罪猶未暴白於魯國故得無討而慶父怙惡不悛復與哀姜共弑閔公實欲簒有魯國而齊桓不之許且將治其弑君之罪於是皆懼而逃慶父之誅桓公實誅之也季友身為大臣受魯莊託孤之寄子般死不能救閔公死又不能救其志則在於立僖公也初成風聞卜楚丘之繇知季友將世秉魯國之政私事之而屬僖公焉故季友以僖公奔莒聞慶父已逃而後立之季友之報成風厚矣

擁僖公忠矣其如莊公託孤之寄何哉嗚呼閔公始立爲落姑之會請復季友次于郎以待其歸正以强臣在側懼弗克自全惟季友是依閔卒以弑死季友奉僖公而立之受上賞執政於魯閔公不負季友季友實負閔公悲夫閔不書葬穀梁曰不以討毋葬子也義見下

九月夫人姜氏孫于邾公子慶父出奔莒

案左氏共仲通於哀姜哀姜欲立之閔公之死哀姜

與知之故孫于邾齊人取而殺之慶父所以弒二君欲篡國耳君已弒乃與哀姜俱奔身亟逃若不可一朝居者彼非有憚於季友也聞齊桓之怒知必不免是以不敢迹州吁無知之轍遽爾出奔不然彼恐於弒二君何憚而不為篡乎齊桓之伸霸討自入春秋以來始見耳是故聖人予之嗟夫姜氏於慶父君夫人也嫂也慶父於姜氏臣也叔也始由嫌疑之不謹馴致亂倫犯分手弒二君謀篡不遂君母與公子俱

逃魯大亂國幾亡夫豈一朝一夕之故哉或曰般閔之弒賊皆討矣而春秋不正其弒君之罪何哉曰此哀姜慶父之所為也在哀姜為以母戕子在慶父為以臣弒君將以慶父為戮乎將歸獄哀姜乎此舊史所以不容直正其事而惟以公薨書至聖人修春秋於公薨之下書夫人姜氏孫于邾公子慶父出奔莒而哀姜慶父之罪始無以自隱矣此春秋書法用之於魯者也非舊史書之聖人為之諱之也○胡氏引

父攘子證為喻以為春秋為魯國諱弒君且有及於五服相容隱之事愚細思其說實未可通蓋攘羊者公子翬慶父襄仲之徒而證羊者魯人也史臣則有司治攘羊之盜者而非子證其父也若公子翬慶父襄仲之子為史臣而書其父之罪乃得為證攘羊矣春秋為魯國誅討亂賊而以為暴揚國惡必無是理也此其義甚明不待智者而後識

冬齊高子來盟

公羊曰齊大夫也何以不稱使我無君也何以不名喜之也莊公薨子般弑閔公又弑比三君死曠年無君設以齊取魯不興師徒以言而已矣桓公使高子將南陽之甲立僖公而城魯或曰自鹿門至於爭門者是也或曰自爭門至於吏門者是也魯人至今以為美談曰猶望高子也或曰自魯國有難齊使再至於魯仲孫之來曰齊仲孫來高子來曰齊高子來盟皆不以使書若二子自至云者何哉曰此春秋所以

錄二子亦以著桓公不吝改過而大夫之出疆者皆
能納君於善也始仲孫之來桓公因使之覘國而仲
孫之歸也以魯秉周禮爲對不惟存魯於亡又能納
君於善而非使事之指也及高子來盟率甲與俱至
人疑其將不利於魯而高子立僖公而盟之又以其
甲城魯魯於是始定而亦非使事之指也然齊桓不
以失指爲慼反因是而伸哀姜之討即慶父於戮有
以見桓公善用人樂從諫始而覘魯卒而存魯利欲

不足以蝕其本心霸之猶有德者也然二子之來不以使書而稱字以貴之貴其能納君於善不媿大夫出疆之義也或曰二子不以使書桓公其無貶乎曰始者因人之亂而窺覦其國公之本心固不能純乎義春秋寧無譏卒而因二子之言以鎮定魯國返之於義又聖門所許自是而往無譏也

十有二月狄入衛

狄侵邢桓公用管子之諫出師以拯之春秋屢書救

邢善其救也狄伐衛齊不能救衛遂亡比事而觀愚以為春秋有譏于桓也或曰力之不足柰之何哉曰桓能遠伐山戎而不能近禦狄非其力之不足也桓有憾於衛所以救之者不能如邢故耳雖然衛大國也每不出諸侯下令也狄一攻之遂亡由大本不立亡形先見其來非一日矣詩於邶風而存新臺乘舟等篇於鄘風而列牆茨鶉奔之刺繼之以定之方中狄滅衛宗社為墟而營新國焉龜山楊氏推原衛國

禍亂之所從始以為肇於晉而成於朔其禮先亡而國隨之矣義又見救邢城邢

鄭棄其師

此鄭人禦狄之師也禦狄國之重事用其平日所信所重之人猶恐弗克勝任今乃取其素所惡欲遠之而不能者而使之禦狄是棄其師也匪惟棄其師抑棄其國也左傳與鄭風清人序所載略同此鄭文公與公子素之所為春秋書鄭棄其師不責高克而責

鄭君與其用事之臣以高克為不足責也

春秋集傳詳說卷八

春秋集傳詳說卷九

宋 家鉉翁 撰

僖公一 名申莊公子閔公庶兄母成風惠王十八年即位是歲齊桓公二十五年

元年春王正月

齊師宋師曹師次于聶北救邢

夏六月邢遷于夷儀齊師宋師曹師城邢

公羊曰救不言次此其言次何不及事也不及事者邢已亡矣孰亡之蓋狄滅之曷為不言狄滅之為桓

公諱曷為為桓公諱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天下諸侯有相滅亡者桓公不能救則桓公耻之據經狄伐邢齊人救之不謂邢為已滅左氏曰邢潰奔師師遂逐狄人具邢器用而遷之邢蓋潰而未滅也齊桓公存三亡國惟救邢最力而春秋書次于聶北救邢猶若為緩譏在次也使桓公疾驅而往尚能存之於未潰惟其有聶北之次而邢遂潰矣然衛之亡也狄既入之毁其宗社國君死焉謂之非亡不可邢則其君尚

在率百姓而去之謂非救之功不可故先書次以譏其緩繼書救書城再敘三國美其救褒其城不沒其實也若城楚丘則書法異於是譏其城之緩也義又見城

楚丘

秋七月戊辰夫人姜氏薨于夷齊人以歸

左氏以齊人之殺哀姜為已甚女子從人者也有罪非父母家所得而討其說未為不然但姜齊女也前日文姜弑夫所以終于無討者挾齊援耳今哀姜與

慶父比而弑二君亦挾齊援耳齊若不討魯烏得而討之然姜所弑者齊之甥也而姜則桓公之兄女也今桓公以甥故而治其姪以子故而致辟於其母義雖無爽實齊魯之家事也不當以霸討行當歸之京師聽司寇所以處王命之殺而後可殺不得專也下文喪至夫人去氏此不去者不與桓公以專殺也義又見敗邾師葬哀姜

楚人伐鄭義又見莊十年荆敗蔡師及莊二十三年荆人來聘

荆革號爲楚有自來矣及是始聞於中國舊史書之聖人因而存之著南蠻漸盛爲中國憂也論者於荆人來聘謂春秋嘉其慕義而進之今彼革其始封之號而以兵加乎中國亦謂春秋進而人之可乎或曰彼更號僭也春秋因而與之何哉曰非與之也是亦外之而已矣中國諸侯之始封也莫不受命於王未聞有私立名號而自稱於中國者蠻荒以號自名見之經傳有所謂玁狁獯鬻昆夷趙囊驪戎白狄之類

豈必三代之建國楚之革號亦若是而已矣彼以號自名春秋因而名之不以責中國諸侯者而責之也

八月公會齊侯宋公鄭伯曹伯邾人于檉

案左氏盟于犖謀救鄭也犖即檉經言其會傳言其盟蓋其會也謀所以救鄭其盟也與諸侯定要束將伐楚問其憑陵之罪召陵之師權輿於此是故春秋皆爵之

九月公敗邾師于偃

杜氏謂邾人既送哀姜于齊齊人殺之邾於是戍虛丘欲以侵魯魯人要而敗之則其責在邾服虔云邾之於魯本無怨惡僖公奔邾則為之外主國亂則戍其内邑無故而敗其師其責在魯二說不同愚以一時之事而觀其曲在魯出以為外主入又同檉之盟曾幾何時遽敗其師春秋繼檉之會而書公敗邾師責魯之棄信而忘義也杜氏謂僖公以邾人送姜氏于齊為齊所殺是以親將而敗其師愚謂哀姜與慶

父比而弑二君魯人疾之之深必不以姜氏之死致怨于邾杜氏以傳言僖公請姜氏之喪而葬之因為此説非其實也

冬十月壬午公子友帥師敗莒師于酈獲莒挐

左氏先書季友以賂求共仲于莒至是又書莒人來責賂豈求之無厭遂至於戰乎愚觀春秋書法斯戰也責在莒陳人之殺州吁蔡人之殺陳佗為鄰國討賊也今魯人以賂求共仲仲既即刑而莒復以兵至

辭曰責賂其無陳蔡之風矣春秋嘉魯之能敗莒是故敗師獲拏莒無義故也

十有二月丁巳夫人氏之喪至自齊

公羊曰夫人何以不稱姜氏貶曷為貶與弑也然則曷為不於弑焉貶貶必於重者莫重乎其以喪至也

或曰有譏於魯奚其譏齊人之殺姜義之不容已也僖公之請其喪恩之不容已也善乎劉氏意林之言曰齊以公義誅之而魯以私情請之是魯之不忍也

而不可通乎春秋故去姜氏以見意焉又曰文姜弑夫雖臣子皆得絶之哀姜殺子終不可以子故仇母唯霸主得行焉耳愚謂姜氏固有罪然乃齊魯之家事不當以霸討行當歸之京師聽天王所以處乃若僖公請姜氏之喪葬之以夫人之禮厚於嫡母所以為孝也是故春秋與之義又見葬姜氏

二年春王正月城楚丘

公羊曰城衛也曷為不言城衛滅也孰滅之狄滅之

曷為不言狄滅之為桓公諱也曷為為桓公諱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天下諸侯有相滅亡者桓公不能救則桓公之恥也然則孰城之桓公城之曷為不書桓公城之不與諸侯專封也公羊於城邢城楚丘皆曰天下諸侯有滅亡者而桓不能救乃桓公之耻其責望霸主之意甚大得春秋之意但以城邢城衛為專封則愚之所未喻夫邢衛皆周家之建國今為狄所滅而周之封爵則自若夷儀楚丘乃邢衛故土齊桓

城而遷之此方伯職分之所當舉奚專封之有哉此公羊之舛妄而胡氏深有取焉以為伯者擅天子之大權專封亡國其不然歟城楚丘不曰衛楚丘衛未遷也邢遷而城衛城而遷故書法不同但興滅存亡事之善者而春秋於城邢則辭繁而不厭於城楚丘則其辭甚略以其緩於城衛而少之也狄入衛在閔二年君死國亡經涉三載至是齊桓始為會諸侯城楚丘衛先亡而後城邢後亡而先城用是見桓公於

二國有厚薄之間春秋明大公以垂法邢衛同時滅亡而桓公所以救衛者不能如救邢之例是故略之以見意學者觀城邢城衛書法之詳略而識修經之旨矣胡氏謂桓公封衛衛國忘亡有功於中華甚大為利於衛人甚溥而春秋之法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是故無美辭論則高矣矯枉過正亦甚矣聖賢之治天下莫不皆有盛德大烈垂之當時被之後世但本乎道純

乎義不為近功淺利是謀耳霸者行事固不可望之以此然存三亡國乃其職分之所當為槩以功利目之其無乃非經意之所在歟且救邢城邢再三書以美之何獨於救衛而鄙之以為功利廢而不錄乎此為齊人施於邢衛者有厚薄公私之不侔故以一詳一略而見褒貶亦責備伯者之道云爾

夏五月辛巳葬我小君哀姜

哀姜得罪於宗廟不當以夫人禮葬春秋葬哀姜善

僖公之能尊事嫡母也齊人自伸其霸討魯人自喪其嫡母義與恩各不相掩是故春秋録之與敬嬴襄仲弑嗣君出嫡母歸之於齊者其事實霄壤之不侔矣吁若僖公者其處父子兄弟之際亦可謂賢矣

虞師晉師滅下陽

穀梁曰下陽者虞虢之塞邑也滅下陽而虞虢舉矣諸儒多從其說但春秋書滅國者多矣未有克其要害之地而書爲滅者且虢之亡尚在數年之後此先

以滅書與其他書滅特異豈無其故嘗攷之紀載虢有二國虢仲封下陽虢叔封上陽其一虢先亡今所存者下陽也公羊以為其君在焉謂虢公都下陽下陽滅而國從之義其在是乎虢公為政於周天子之三公也今一旦為強暴所伐假道於虞以掩其不備襲而滅之故其亡也速傳者謂虢公奔京師非奔也復于其位聽王所以命故不言奔凡書滅亡國之善辭罪在滅之者虢之滅書滅虞之滅不書而書執虞

有致滅之道也或曰虞以賂故坐首惡是固當然晉實滅人之國晉其無罪乎曰晉自簒國以來猶未登春秋之簡牘今以滅國之故始書之以著其罪滅同姓之國執天子三公是謂無王春秋書滅於前書執於後討晉也是雖討晉而王有責焉齊亦有責焉狄滅邢衛而齊桓救之以其為同盟之國也晉滅虞虢皆姬姓之諸侯又天子之上公王不命霸主以救霸主亦復視非已責自是四年而虢虞并亡春秋於城

楚丘之後而書虞晉滅下陽責齊桓之不能救也周室東遷諸侯恣擅曲沃武公以支宗簒晉負恃强大并兼諸小國以自廣詭諸繼之是謂獻公兇悖滋甚連虞伐虢道虢襲虞執天子上公而有其土實周之叛侯王誅所必加而不以救者也愚謂桓公當率諸侯奉辭以伐之縱未能致詭諸於戮而虞虢猶可存也今但知邢衛為己之同盟而當救置虞虢不問愚以為春秋於桓有責也義又見五年晉執虞公

秋九月齊侯宋公江人黄人盟于貫

穀梁曰貫之盟不期而至者江人黄人也江人黄人者遠國之辭也中國稱齊宋遠國稱江黄以為諸侯皆來至也公羊説同江黄楚之與國今慕齊桓之德聲而遠至胡氏謂二國來定盟楚人失其右臂者是也桓公伐楚之計至是始決召陵之師豈輕易嘗試而僥倖萬一者哉

冬十月不雨并見明年正月四月不雨六月雨

楚人侵鄭下并見

或曰會于檉謀救鄭今楚人比歲侵鄭會而復會師之不出何哉曰自東遷至今歷四王外寇内侵莫之能禦諸侯僭叛莫之敢詰王師不討有罪幾百年矣桓公奉王命仲霸討孽以伐楚為先務可謂躬天下之所難謹之又謹必萬全而後動此霸業所為獨優也明年楚又伐鄭師乃出春秋不以緩救而為譏矜其難也

三年春王正月不雨夏四月不雨

穀梁曰十月不雨正月不雨勤雨也夏四月不雨一時言不雨閔雨也閔雨者有志乎民者也至六月得雨曰喜雨也喜雨有志乎民也春秋書不雨見於莊三十一年文十年十三年有累月不雨而一書者有一時不雨而一書者書之頻以僖公勤雨閔雨而為之書也總一時累月而一書者以莊與文無意於民不念雨也魯僖在春秋之世雖無赫赫可紀之功而

見之於事者温雅平實猶有周家盛時氣象如勤雨閔雨務農重穀與詩頌有駜泮水閟宫所述其氣象可以想見是故聖人獨有取焉

徐人取舒

徐國在下邳舒今廬江相望絶遠徐人以師取舒蓋越國千里而後至其地雖取之而未能有之以舒服屬於楚得之而不能守旋復棄去是以不書滅謂之非取不可魯頌曰荆舒是懲舒與荆比而為中國患

其來久矣徐人伐舒為中國撓楚也十五年楚伐徐齊桓率諸侯之師救之以是知徐人盖受命於齊齊之制楚其用力難矣其為謀審矣盖算無遺策而後動是以春秋貴之

六月雨

秋齊侯宋公江人黄人會于陽穀

左氏曰謀伐楚也穀梁曰陽穀之會桓公委端搢笏而朝諸侯諸侯皆喻乎桓公之志言諸侯之睦於齊

可用之以臨大事也善乎齊桓之伐楚所謂慮勝而動好謀而成者也宋魯鄭衛同盟已久桓猶未敢聲楚人之罪必江黄至而後定計出師去年盟江黄今年會江黄皆為伐楚計也諸侯之師當其前江黄之師擬其後楚將腹背受敵有不戰戰必勝矣故師次陘而楚遂服是以春秋於貫之盟陽穀之會而謹書之

冬公子友如齊涖盟

公羊曰涖盟者何往盟乎彼也來盟者何來盟乎我也案左氏齊侯為陽穀之會定計伐楚其來尋盟乃戒師期定要束非常事之盟也此一大事齊桓始與宋公遇于梁丘諏詢其可而諸侯皆不預也今將出師復與宋公為陽穀之會而諸侯無預議者其鄙我豈不甚哉或以為亦嘗召公而僖不能往使季友為此行若然則其責在魯非桓之責矣是行乃霸主與楚交兵之始魯望國而不得預其議魯之耻也季友

涖盟欲何為哉愚以為春秋有譏

楚人伐鄭

四年春王正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侵蔡蔡潰遂伐楚

齊桓公自北杏始會至是二十有六年所以安中夏尊周室功之大事之偉者惟服楚而已矣夫子發微管仲之歎亦專為是左傳乃謂蔡姬蕩公于囿公怒歸之而未絕蔡人嫁之於是會諸侯侵蔡蔡潰遂伐

楚然則齊桓之侵蔡為私怒而發其伐楚乃侵蔡之遂事殆不然也盖齊距楚南北相望數千里摟諸侯動大衆跋履險阻久而後涉其境楚得以為備勝負未可知也故桓公先侵蔡道蔡以及楚所謂兵從天而下楚欲聚而保險已無及矣欲出而求戰知弗敵矣乃使屈完如師乞盟未戰而氣已索於是齊桓兵不血刃坐收服楚之功此桓公管子所以熟謀豫圖萬全而後動非因蔡潰而僥倖萬一以為此舉也是

時狄氛起於北楚餤張於南桓公救邢存衛少遏狄人之鋒而楚之驕盈日以滋甚謂僣王為未足而革號為楚謂服蔡為未足而放兵伐鄭至於再三諸夏延頸企踵望齊桓之伸威於楚人莫不有是心也一旦合七國之師涉其境而問罪焉其事甚難又能以不戰服人雍容紓徐受盟而退此春秋之所甚貴故自齊侯以下皆爵而無貶或謂楚雖暴横憑陵上國齊不請王命擅合諸侯春秋書遂伐楚以譏其專是

不然齊自始霸事之大者皆以王命行之是役也責包茅之不貢問昭王之不復皆以王事為奉辭必其稟命而後行特史氏略之耳既侵蔡遂伐楚紀其出師之次第其不為專伐譏歟

次于陘

或曰侵而伐計也伐而次其亦有所畏而不敢遽前歟曰蘇氏之説得之其言曰桓文之師求以服人而已非若後世必以戰勝為功也二十八年晉楚戰于

城濮晉文公退三舍而避楚得臣從之不得已而復戰方晉退而楚亦旋則文公安用更戰由此觀之桓文之用兵皆求服人而不求必勝也蘇氏立論平實深得桓文之用心故備錄焉

夏許男新臣卒

楚屈完來盟于師盟于召陵

春秋之世以城下盟為諱桓公既許楚盟乃退師而後及之盟盟之以其禮也胡文定曰齊師雖强桓公

能以律用之而不暴楚人已服桓公能以禮下之而不驕庶幾乎王者之事矣或謂屈完來盟于師與成公三年晉敗齊師于鞌齊侯使國佐如師及國佐盟于袁婁書法略相似其同歟否歟曰召陵之盟不戰而服楚者也袁婁之盟齊戰敗而乞盟也不戰而服上也故書來盟見其心服而求盟戰敗而後乞盟力屈而非心服也故書法之輕重詳略如此

齊人執陳轅濤塗

執鄭詹與其執也執鄭國之佞人也執陳轅濤塗不與其執也轅濤塗忠於其國齊人執之又從而侵之伐之齊君臣於是始驕矣或曰何以見春秋之或與或否曰執鄭詹繼書逃來見春秋之罪鄭詹執轅濤塗繼書伐陳者再見春秋之不與齊

秋及江人黄人伐陳

八月公至自伐楚

葬許穆公

冬十有二月公孫茲帥師會齊人宋人衛人鄭人許人曹人侵陳

夫子大齊桓之功而小管仲之器愚於伐楚之役而見之盖規模宏大者憂樂吉凶不足以動其方寸而識量淺狹者勝負得喪足以移其常心斯王霸之所以辨而伊尹周公與管仲狐趙事業所以分也當桓公之始霸管仲佐之謙以處己和以遇物諸侯小國會不會朝不朝不深責也仁聲暢於遠近小大具孚

遂率之伐楚楚服其罪以諸侯之睦於齊也還自召陵君臣俱驕憂喜易位轅濤塗從伐楚而有功者也謀避軍道以紓其國於齊未大有所損執其人命諸侯之師伐之以伐為未足又從而侵之楚無亡矢遺鏃之費而陳先被侵陵之禍志得而驕猖狂妄行管仲曾不能諫則仲與桓俱墮驕盈之域由其識量淺狹如貧人之家一朝獲千金而莫知所措故是行也責楚以尊王而楚之無王自若欲服蔡而蔡卒不與

於會本以救鄭未幾而逃盟雖稍伸中國之威終不能大挫强楚之餤正由驕心易生諸侯之睦者漸乖合者漸離楚得以窺其間於是滅弦伐許使中國自救之不暇而桓之霸業浸衰矣惜哉春秋於其伐楚也爵以褒之於其侵陳伐陳也人以貶之其著義明矣

五年春晉侯殺其世子申生

穀梁曰目晉侯斥殺惡晉侯也公羊曰殺世子母弟

直稱君甚之也愚謂申生處人道之變雖欲不死不可得也論者惑於左傳語謂其愛父以姑息而陷之於不義以為大仁之賊過矣晉獻殘忍不君溺於内嬖所與朝夕潛圖密慮不過樹建庶孽以為身後之計耳方東山皐落之伐豈無他人乃以命冢嗣狐突先友於是時固洞見公之肺肝而勸太子以行太子之禍不待歸胙於君人皆知其不免矣及令難作乃曰我辭姬必有罪是太子猶可以有言於君而不言

以陷其父於惡豈其情也哉此盖傳者紀載之浮辭諸儒信為事實故疵世子以為賊仁夫獻公狠疾人也所以陷溺其心豈一朝一夕之故天倫之愛至是泯滅而無餘夫豈一聞申生之訴幡然為之悔而致姬於罪者乎先正蘇公論扶蘇戾太子事謂始皇武帝鷙悍忍於誅殺為之子者知必無可回之理故寧死寧動兵而不敢以請是得其情矣戾太子不足言扶蘇之事有類於恭世子故因蘇公之論而發之

杞伯姬來朝其子

穀梁曰諸侯相見曰朝以待人父之道待人之子非正也伯姬來朝其子杞伯失夫之道矣愚謂甥見於舅亦人情之常而春秋書來朝其子必曾君待甥之禮僭於其父是故有譏夫世子預會盟禮猶有殺而況未為世子用朝禮見之乎

夏公孫茲如牟

此叔牙之子也大夫非其君命不越境公孫茲娶婦

于年假公事以行春秋書以貶之亦防微杜漸之意

叔孫自此始見

公及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會王世子于首止秋八月諸侯盟于首止鄭伯逃歸不盟

穀梁子曰及以會尊之也何尊焉王世子云者唯王之貳也又曰諸侯盟于首止無中事而復舉諸侯何也尊王世子而不敢與盟也盟者不相信也不敢以不信而加之尊者也桓諸侯也不能朝天子是不臣

也王世子子也塊然受諸侯之尊己而立乎其位是不子也桓不臣王世子不子則其所善何也是則變之正也天子微諸侯不享覲桓控大國扶小國統諸侯不能以朝天子亦不敢致天王尊王世子於首止乃所以尊天王之命也世子含王命會齊桓亦所以尊天王之命也世子受之可乎是亦變之正也天子微諸侯不享覲世子受諸侯之尊己而天王尊矣左氏曰會于首止謀寧周也杜氏註惠王以惠后故將

廢太子鄭而立王子帶故齊桓率諸侯會王世子以定其位二傳不同穀梁明變正之義有功於世教左傳之說愚有疑焉桓公會王世子于首止以經而言尊王也以傳而言蓋定世子之位定世子亦所以寧周而其事乃有不然者傳曰鄭伯將如會王使周公召鄭伯曰吾撫女以從楚輔之以晉可以少安鄭伯喜於王命懼不朝於齊乃逃歸杜氏謂惠王將廢太子而立帶恨桓公定世子之位故召鄭伯使叛齊審

如是則惠王之不君甚矣而世子所以事其親無乃有未安乎夫率諸侯會王世子必請於王王許之而後如會有父在焉世子烏得而外交諸侯乎世子外交無乃非春秋所許乎書會王世子于首止無譏也春秋無譏則世子之會諸侯乃王命也王果有憾於桓公定世子之位何必召鄭伯而使之逃盟一鄭伯之逃盟於周世子之定否若無大相關王必使鄭逃之於王之私亦復何有愚不知杜氏有他援證乎或

臆度而為此說據經不見有此義也只當從穀梁之說然以當時之事而觀惠王之於齊未必無遺憾焉子頹之亂齊既霸而不能納王納王者鄭伯虢公也自召陵而返齊志既驕率諸侯伐無罪之陳且執其大夫惠后陳出也能無怨於齊乎王所以召鄭伯使之叛齊意或在此未必由世子出盟諸侯之故後人因子帶之亂傅會而為之說若世子不稟王命出會諸侯是為世子外交霸國以脅制其君春秋必當有

貶今是會無貶故疑杜氏之說不然或曰鄭伯以王命之故不與首止之盟春秋以逃盟書何罪之深耶曰君能制命為義齊桓會諸侯朝王世子尊世子所以尊王命也而惠王以私怒諭鄭使之叛齊所謂制命之不以義者也鄭伯當陳義於王力言其不可必待既盟乃去夫然後於義為盡安有執王之私命逃諸侯而遂去者乎春秋書逃著其自逃王不能使之逃也

楚人滅弦弦子奔黄

左氏謂江黄道柏方睦於齊皆弦姻也弦子恃之而不事楚又不設備故亡愚謂召陵之役江黄實張犄角之勢江黄之睦於中國非楚之利也故滅弦以孤之使齊人是時能出偏師合江黄以為之聲援弦必不亡而黄與江亦無後日之患惜哉

九月戊申朔日有食之

冬晉人執虞公

春秋書滅國必曰某滅某國其國君奔其所或見執必書滅而後書執今虞虢之亡皆變例而書豈無其故案左氏僖公二年晉假道於虞取虢下陽春秋不書取而書滅又五年晉滅虢師還襲虞滅之如傳所載虞虢之滅皆在五年是嵗春秋不書晉滅虞虢但書晉人執虞公二國之滅有其義而亡其辭傳之所載其有未盡信者歟諸儒皆未有確論木訥謂虞虢皆寰内諸侯下陽虢之采邑曰虞曰虢如周公祭公

耳虢非國也虞晉滅下陽是滅虢也晉執虞公是滅
虞也以地言之重在地以人言之重在人不得其地
無以滅虢故以地言之既執其君則其地舉矣故書
執虞公其實皆滅也木訥之說辨矣謂執其君其地
舉者近之謂虞虢為寰內諸侯之有采邑者則非也
諸書所載虞虢皆成周初年之建國虞乃大王之子
虢亦文王之弟其始封甚明豈得謂之非國盖虢有
二虢仲虢叔為文王卿士一封於東一封於西一在

上陽一在下陽春秋不書滅虢而書滅下陽以别乎上陽耳意者虢公居於下陽先為虞晉所破下陽既破而上陽亦從之亡與或以為上陽之亡在春秋以前此則未見明證傳者以鄭莊嘗言虢叔死于制疑為鄭所滅耳若虞公者外為諸侯入為天子三公者也晉詭諸以簒弑之餘孽用詐討逞兇暴滅虞而執其君是執天子之三公也春秋書晉人執虞公討晉也執天子之公其罪大於滅國故舉其重而言而虞

公受賂致寇自底滅亡其罪亦并見矣胡氏乃謂虞公貴為諸侯身為獨夫書晉人執虞公執獨夫之辭必若此是聖人與晉以滅國滅國且不可而況滅同姓之國執天子之三公者乎春秋人晉而不去虞公之爵所以討晉人執天子三公之罪論者專責虞而不治晉豈春秋意哉或曰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與此同乎否乎曰否不足責也故茅戎之敗於天子無諱辭晉侯滅同姓執天子之三公不惟滅國且有犯

上之罪是當討而必不可赦者也

六年春王正月

夏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伐鄭圍新城

秋楚人圍許諸侯遂救許

冬公至自伐鄭

桓公之伐楚數其無王之罪此尊王也然自始謀以至出師皆以鄭故鄭當一意中國勿復萌他志可也乃於首止之會逃盟以歸彼豈共於王命疾馳而去

惟恐或後者盖其心以為齊之强不若楚楚之伐近而易齊之救遲而難是以勇於叛華不復顧逆順之所在盖中國之諸侯首叛者齊之伐之義所不容已故自齊侯以下皆爵而無貶楚欲救鄭而不敢乃圍許以救鄭齊侯復以諸侯之師赴之伐鄭義也救許亦義也移伐鄭之師以救許所謂權時之宜而合乎義者也故書諸侯遂救許美其救之之速而許賴以存也齊桓前日驕心一萌而以私怒侵陳諸侯之合

者幾散今而救許伐鄭伐其所當伐救其所當救夫然後大服人心是以復有葵丘之會

七年春齊人伐鄭

鄭未服而桓公自以其兵伐之所以固中國諸侯之心而逆折强楚憑陵之餘義之所不容已也春秋人之何哉前日爵之今日人之謂春秋無責不可也申侯者楚産也而仕於鄭背濤塗之忠告以自結於齊因是有虎牢之獲此以謟受服者也齊桓一受其譖

陳人惡之鄭人疾之而申侯者始無以自容於鄭矣今齊師壓境鄭乃巧為辭說而歸前罪於申侯必曰申侯楚產而勸鄭以從楚救之以求說焉齊侯果為之退師吁信申侯之譖而罪濤塗者齊桓也信鄭人之讒而殺申侯者亦齊桓也明知申侯之無罪而以是為退師之名齊亦鄙矣故春秋人之

夏小邾子來朝

此郳黎來也與邾同所自出始受王命列為子男之

國是以來朝自周之東諸侯以簒弑得國王不能討因而命之者多矣如曲沃武公并兼宗國以賂獲封比及其死姓名不登於簡牘不與其封也郳小邾後先得封春秋皆存而不削傳者謂其從齊伐楚有功是故春秋録之學者觀乎此見聖人黜陟之大公矣

鄭殺其大夫申侯

穀梁曰稱國以殺大夫殺無罪也於里丕之死則又曰稱國以殺罪累上也其殺之不以其罪也公羊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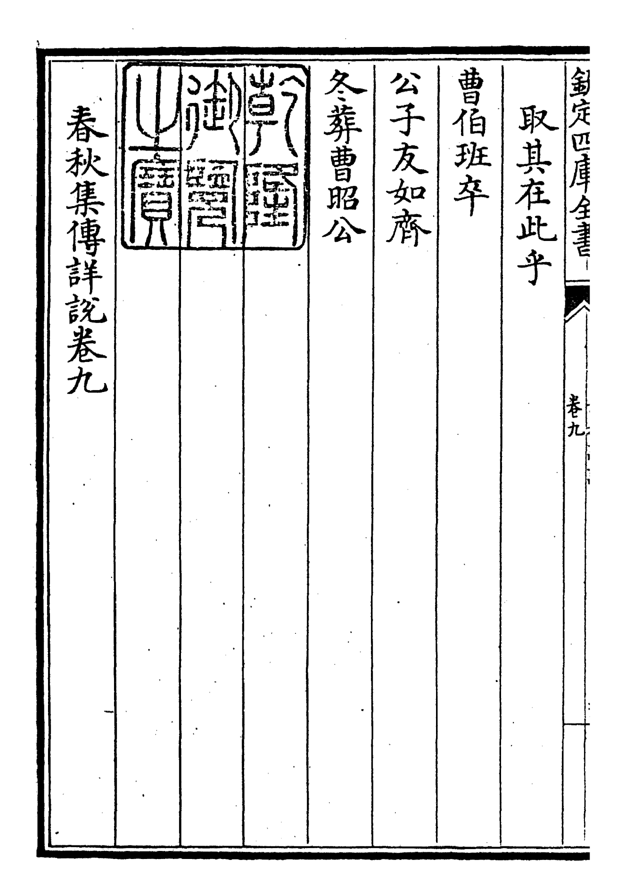
稱國以殺者君殺大夫之辭也愚攷之經稱國以殺者多矣不皆無罪有衆人殺之不皆出於其君者亦有稱國以殺而非累上者不可以一例拘蓋春秋所惡者諸侯專殺大夫而不請於王耳而殺之是否又當隨事而觀以求春秋之意申侯背濤塗之忠告而諂盟主以得邑陳人疾之鄭人忌之誣以其罪而殺之申侯固有罪而殺之者不以其罪春秋不與也觀濤塗所以見執陳所以受侵與申侯所以受虎牢之

賜而殺之是否可得而知公穀之例不必拘也

秋七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世子款鄭世子華盟于甯母

案左傳是會也謀鄭以鄭未服故然子華以聽命於會則有服之漸矣管仲言於桓公曰招攜以禮懷遠以德德禮不易無人不懷齊侯修禮於諸侯受其所貢天子方物而歸之於周諸侯於是知事上之禮鄭子華欲去三大族而為内臣於齊管仲極言不可桓曰諸侯有討於鄭未捷今苟有釁從之不亦可乎對

曰君若綏之以德加之以訓辭而帥諸侯以討鄭鄭將覆亡之不暇豈敢不懼若總其罪人以臨之鄭有辭矣子華為太子而求介於大國以弱其宗國其必不免鄭有叔詹堵叔師叔三良為政未可間也齊侯辭焉是冬鄭伯請盟嗟夫管仲可謂以禮服人者矣桓公亦可謂樂從諫知自克者使桓公從子華之言以詐而服鄭事未必濟且失諸侯今示之以禮綏之以德鄭不旋踵而請盟是以甯母之會聖人爵之所



取其在此乎

曹伯班卒

公子友如齊

冬葬曹昭公

春秋集傳詳說卷九